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丛书

获奖作品 第三届老舍散文奖

获奖作品

第三届老舍散文奖

在目前越来越流行“文化快餐”的环境下，读到一篇好散文，就让人感到某种“奢侈”，而能读到汇集如此众多的优秀之作的一本散文集，不啻是一次难得的精神的盛宴。

白烨

获奖散文点评

黎晶 主编

散文奖

台海出版社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丛书

获奖作品
第三届老舍散文奖

黎晶主编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黎晶主编.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141-495-0

I. 第… II. 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0133 号

书 名/第三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

责任编辑/谢 香

装帧设计/红十月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洛平印刷厂

开 本/860×1005 1/16 印张/18.75

字 数/400 千字 印数/5000 册

版 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ISBN 7-80141-495-0

定价: 29.00 元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第三届老舍散文奖组织委员会

主 任：朱明德 北京市文联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

副主任：黎 晶 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老舍
文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刘 恒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秘 书 长：黎 晶（兼）

副秘书长：章德宁 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

杨晓升 北京文学月刊社执行主编

杨海森 北京宣武区文联常务副主席

孟亚辉 北京文学月刊社副主编

吴双明 北京文学月刊社副社长

傅 伟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秘书长

评 委：林 非 雷 达 吴秉杰 白 烨 李洁非

王必胜 卢民锋 黎 晶 章德宁 杨晓升

孟亚辉

第三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篇目

(以得数多少为序, 票数相同以发明时间为序)

- | | | |
|-----------|-----|-------------------------|
| 你的老去如此寂然 | 安 然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年第6期 |
| 荒 丘 | 林 彦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年第11期 |
| 感悟天坛 | 张守仁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5年第1期 |
| 在民俗里蹲着的村庄 | 李雪峰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5年第2期 |
| 青春的未名湖 | 崔道怡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5年第4期 |
| 世间最美丽的眼睛 | 金翠华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5年第5期 |
| 忆秦娥 | 肖复兴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5年第7期 |
| 扇嘴巴子的故事 | 李钢林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5年第1期 |
| 西风胡杨 | 潘 岳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5年第1期 |
| 走不远的文人 | 赵锋利 |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6年第4期 |

序

白 烨

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的老舍散文奖评选了三届，我作为评委也参与了三届。总体的感觉是，参评作品的题材丰富多彩，写法也多种多样，而且每届都有新人浮出水面，每届都有力作联袂显现。这种评选基础的葆有“厚度”与评选结果的卓具“高度”，使得老舍奖已成为了全国散文类作品评奖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名牌奖项。

第三届老舍散文奖参评作品，依然是丰富得让人难以取舍，精彩得叫人难分伯仲。因为评委们各有推重，评奖经过了两轮投票，才评选出最终获奖的10篇作品。评选结果出来之后，评委们依然意犹未尽，说一些获奖作品的可贵，说一些未获奖作品的可惜，这让大家觉得入围的作品以其各施所长已经构成了精彩纷呈的群体亮相，获奖与不获奖都不那么重要了。曾在近期连续参加了三次散文类作品评奖的著名散文专家林非很有感慨地说道：参加了数次散文评奖，以老舍散文奖水平为最高。这应该是实话，而不是客套。

事实上，此次获奖的作品中就有一些属于近年散文写作中难得的佳作力构。即如林彦的《荒丘》，李钢林的《扇嘴巴子的故事》，安然的《你的老去如此寂然》，肖复兴的《忆秦娥》等。《荒丘》一作，从南陂一座小荒山上的一个墓坑说起，叙说了这个埋了上千个中国人和9个日本兵的奇特墓坑的历史沧桑；让人揪心的是中国人对这“裸出的伤痕”快要遗忘了，而日本兵的后人还惦记着为他们的侵略者先人立碑，而这碑在日本人交了修缮费之后，竟然由中国的工匠们给立起来了。“荒丘上草木凄然，”这“凄然”着实让人心痛，令人惊醒。《扇嘴巴子的故事》，由被迫当了皇协军的常隆基因常挨日本人的嘴巴子，暗中刺杀了日军中将南木石隆的经过，从一个最日常化又最个人化的角度，讲述了在刀枪背后的民族龌龊与另一种抗日。作品从人们常常忽略了的事象生发开来，写出了中国底层兵士面对人格践踏的奋然反抗。如果说这两篇作品是反省历史的遗忘的话，那么，《你的老去如此寂然》，则是自责亲情的淡化。给了自己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无尽关爱的外祖母，因年老体衰，已形同“一副躯壳，一具木乃伊”；看着“形容枯槁，

犹如朽木”的外祖母，我“心里一酸，微微一叹”，而正是这“叹息声的悲悯”，引来了外祖母眼窝里的“点点泪花”，更引起我的种种回想与省思，从而领悟到“我，就是外祖母的意义之一”。“我”与外祖母，就这样内在地系联着。《忆秦娥》由发生在邻居家的故事，讲述了“文革”对普通平民的人生的改写。作者好似不动声色，但历史沧桑中的人情翻覆，命运更变，都由细小的情节缓缓倾泄出来，让人为之感慨，为之唏嘘。

这种在视角上别具手眼和写法上自出机杼的作品，在参评和获奖的作品中为数相当不少。像张守仁的《感悟天坛》，在说古道今之中写出了历史的天坛与现实的人们精神勾连，崔道怡的《青春的未名湖》，则由淡淡的恋情写出了未名湖与个人成长之间的隐秘关联。在他们笔下，天坛也罢，未名湖也罢，既是静的，也是动的，既是公共的，也是个人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同样的意味，相似的意趣，还表现在王升山的《残存在老城的一点回忆》，赵大年的《大美京音》，李雪峰的《在民俗里蹲着的村庄》，潘岳的《西风胡杨》，刘进元的《魂牵梦绕梅里雪山》，李青松的《驴行》等作品里，它们无论是写城、写村、写树、写山、写景、写物，都缘情体物，心裁独出，那隐含在细节里的感悟与包裹在感悟里的情思，或让你动情，或让你动心，或让你惆怅，或让你思忖，都在一种情感与精神的撞击中留下各自的深沉回响。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评奖，黎晶的《白菜花》因作者北京文联党组副书记的特殊身份，评奖之前就主动退出，这本身就应证了本次评奖的相对公平。但为不给读者留下遗憾，本书也将《白菜花》一并收入。

在目下越来越流行“文化快餐”的环境里，读到一篇好散文，就让人感到某种幸运，而能读到汇集如此众多的优秀之作的一本散文集，不啻是一次难得的精神的盛宴。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书中的散文作者，感谢主办评奖活动的老舍文学奖基金会和《北京文学》编辑部，感谢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2006年5月22日晚于北京朝内。

目 录

Contents

获奖作品

- 2 你的老去如此寂然/安 然
10 荒丘/林 彦
15 感悟天坛/张守仁
20 在民俗里蹲着的村庄/李雪峰
24 青春的未名湖/崔道怡
28 世间最美丽的眼睛/金翠华
36 忆秦娥/肖复兴
43 扇嘴巴子的故事/李钢林
52 西风胡杨/潘 岳
55 走不远的文人——闲话王禹偁从政/赵锋利

入围作品：忆君心似西江水

- 62 映照/澆 洁
68 母亲来电/郑连根
71 我的父亲母亲/今 夏
73 致父亲的灵魂/梅 雁
77 父亲的华屋情结/李登建
83 外婆这样的女人/罗伟章
88 魂归自然/冯俊科
92 “大酱园”里的作家们/严欣久
102 汪曾祺与杨毓珉/段燕勤
104 白求恩，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杨牧之
111 阿扎的羊皮袄/阿拉旦·淖尔
114 乡村生命感悟/余继聪
118 大河里的小事/张 于
122 初做县太爷/肖建国
126 挖野菜/季红真
134 能不能在传说中找到你的名字/杨献平
137 朝花偶拾——厕所轶事/戴学锋
143 白菜花/黎 晶

入围作品：山水留痕点画间

- 148 我们的遗址/谭 岩
151 足下的北京/王培洁

- 157 烟袋斜街/林会敏
- 159 四季歌/张弛
- 160 北京江南，两处春天各不同/千岁兰
- 162 故乡在北京/于泽俊
- 165 踏歌西水峪/麻其勇
- 166 残存在老城的那一点记忆/王升山
- 169 大师从这里走来/阎纲
- 175 低吟西域/郭雪波
- 184 地母仁厚/石舒清
- 191 魂牵梦绕梅里雪山/刘进元
- 199 多情的雁荡山/藏学
- 202 赵州看桥/张成起
- 205 夜宿长江源头/红孩
- 208 乡村的一些多彩词汇/李汀
- 210 山水留痕点画间/杨卫东
- 入围作品：只是当时已惘然**
- 214 只是当时已惘然——我的财富阅历/张曼菱
- 219 做个平民有多难——我的财富观/韩小蕙
- 227 我们这代人的性启蒙和性教育/程青
- 232 死者与天堂/毛志成
- 238 大梦谁先觉/伍立杨
- 242 诗意地爱着/于燕青
- 244 慈悲心（外二篇）/阎冰
- 247 活着/常跃强
- 248 一样花开为底迟/戴红梅
- 251 人的内心世界/周大新
- 253 歌唱与抵达/王静远
- 256 你不应该沉默/胡念邦
- 258 大美京音/赵大年
- 262 读史有感/孙德全
- 264 鳄鱼的眼泪/徐康
- 267 “孝”是一个无底洞/吴学先
- 273 美国上空的遐想/于大清
- 入围作品：马鸣萧萧别梦寒**
- 278 马鸣萧萧别梦寒/陈福廷
- 283 驴行/李青松
- 288 鸟的家/胡松涛

第三届老舍散文奖

获奖作品



第
三
届
老
舍
散
文
奖
获
奖
作
品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丛书

你的老去如此寂然

安 然

一

我把我的心疼，寄给一个在中国乡间等着终老的村妪。

二

她叫赵秋云。生日在农历八月十八，在乡下人看来很吉利的一个日子。年龄？八十七或者八十八，谁也搞不清。她自己搞不清，反正就那么老了。

她是我的外祖母，小小的个子，温柔的性格，眉清目秀的面貌。基于她的糊涂身世，我总是一厢情愿把她设想成江南水乡来的女子。

外祖母老了，她是个找不到娘家的老人。娘家血脉上没有一个亲人，一辈子没尝过女人“回娘家”的滋味。

三

骨骼和皮肤之间没有哪怕一丁点肉；血管不再平直地顺着经络运行，而是无序地扭曲着，严重的地方，鼓得像蚯蚓；表皮白白的，脆脆的，透明得像张玻璃纸，勉为其难地覆着“蚯蚓”和瘦骨。“纸”上麻麻点点的，是曾经的色斑寿斑。手是不敢伸上去的，似乎一触到这“纸”，就会碎成粉末。壮起胆子捏了捏她的四肢，四肢像葡萄根一样枯硬。牙齿几近落光，由于咀嚼受伤，牙龈发炎，下巴变得肥厚光亮，与铜菊般的枯脸异常不协调。头发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就白了的，只是没了当年那银子般的清凉光芒，现在它们像一把稀拉的枯草，散落在她头颅的后半部——她的前颅倒是有些光亮的，只是头发早已不知不觉间弃它而去。还有从前那温良的眼神，现在也看不到了，现在她的眼珠像木鱼，盯着一个地方不得转动——由于上眼窝的塌陷干枯，和眼角的向内收缩，其实她的眼睛比黄豆大不了多少。

这双眼睛收拢了一世风雨沧桑。现在它累了，不想再看了，造物主展给它的人生画轴已经收尾了。之所以睁着似乎只为找一个终点。它知道，那个终点近了。若是它还能偶尔动一动，那是因为它的主人突然心里有点点烦了：那个点到底在哪里呢？

四

不是亲眼所见,我断是不敢相信,一具血肉丰满的肉体会被岁月烟火整成这副样子。一副躯壳。一具木乃伊。

我蹲跪在外祖母面前,外祖母坐在一张发红的竹靠椅上,屁股下是颜色暧昧的青布棉毡,脏旧得已经分不清年月。阳历八月的暑热,正肆无忌惮地侵袭着外祖母的村庄。舅舅家那条同样不出屋的老狗,软怠地趴在屋门口,正热得扯长了脖子,舌头一伸一缩哈哈喘着粗气。屋前不远处池塘边的野树上,知了有一声没一声地叫唤得像要断气。午觉的村民,空调或者电风扇呼呼地响着;不午觉的,则坐在屋巷的通风口上纳凉。暑热涂炭生灵,拿外祖母却是没有办法的。我小心牵起她的衣角数了数,三件,单衣,偏襟盘扣的。我摸摸她的手,凉的,居然是。

我心里一酸,微微一叹,放下,放下温度全无的一双老手、爪子。这双手给过我们多少温暖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全是这双手抱大的。

这双接纳又送出过蓬勃生机的手,怎么就可以毫无生机了?怎么可以呢?

五

我犯了一个大错。我忘了眼前这具形容枯槁,状如朽木的肉体还有清醒的神智——我这一放一叹竟是伤着她。以她心思的细密,她一定敏感地捕捉到了这叹息声里的悲悯——近些年来她最担心的正是这来自亲人的悲悯。她并不晓得也不承认自己的老,但别人的一个眼神,就足以提醒她的老,她不要这个!

我悲伤地看见外祖母黄豆大的眼窝窝里,闪过了点点泪花。

生命力随自然运行,并不畏惧枯萎,如果躯体和灵魂同步老去的话。若是不能呢?若是枯萎的躯体盛不下丰满的灵魂,那种无处安放的受挤压的痛,与谁言说?怎么言说?

难怪大画家吴冠中在一次访谈节目中,痛彻心扉地谈及“人老心不老”的生命大痛。想想,眼见枯骨衰败零落,骸骨无存,雄心犹在,那是多么的悲壮痛楚。这样的悲楚于生命本身,原是无解药的。刻骨铭心啊,总是有太多的生之痛,我们于天地间找不到解药。

在大自然的铁律面前,我们不得不低头承认人的渺小。再伟大的灵魂,终了也斗不过那座肉造的居所。没人找得到永远的居所。冰冷的石头造的屋子,居然比温润的血肉造的屋子在大地上待得更久。

我扭过头去,看外祖母左边的狗,看她右边长长的杉木条子。就是不看她。就是装作没看到她那浊重的泪花。狗已经透够了凉,已经睡着了。杉木条子很粗糙,上面有很多的小木刺,我想象自己的手捏着它会被扎伤。但这是无所谓的,反正它扎伤不了外祖母的手,那双手已经几无知觉了,使劲捏它也



获奖作品

3
<<

老舍

不晓得痛了。

杉木条子比人高，比外祖母高。说不清哪一天开始，它成了她须臾不离的随身之物——外祖母总是拄着它，在屋里一步步打着转转，消磨这人生余下的可有可无的时光。

我记得在很多年里，外祖母总是把姨娘从井冈山买下来的拐棍扔在一边，而情愿净手打着颤颤，迈着粽子般的小脚走过她自己的日子。那拐棍曾经让她有些不快，我又不老，买这个干吗？她快快地说。后来她不得不要有所倚仗了，拐棍却找不到了。

也罢，实话说，在乡下，老人用拐棍也是众人眼里的奢侈，不合适的。老人们用的是竹棍子。笔直笔直的，一根小竹子，在手里操久了，竟也光滑可人，看着顺眼舒服。

但外祖母居然连小竹棍也没有，居然用粗糙的杉木条子，想是她烧火做饭时，自己从柴火堆里留心捡出来的。

我的手里并没有杉木条子，杉木条子在外祖母手上。但我总是免不了被它扎着，我，疼得不得了。

六

外祖母轰然老去。我不得不有所警醒。

仔细观察自己的肌体，真的很好。饱满，光泽，有弹性，没有一点多余，青色的血管布在雪白的皮肤下，清晰又透明，热血在那里汩汩地流，体温不高不低，摸上去自然美好。头发浓密，不是想象中的黑但绝对闪着光泽。眼神不够亮但蓄着些知性的力量。

我就住在这具肌体里面。我的外祖母也有一部分住在这具肌体里面。但因了其他部分的掺融，外祖母不可能是我，我也不再是外祖母。

我轻轻一叹，叹过后不得不面对事实，事实就是，那具制造过我生命之源的肌体，也曾经如此这般饱满过、光亮过、有弹性过，那头发甚至比我的还黑亮过，那眼神曾经比我美丽过。就是那具肌体，在我未曾留意的时光里轰然老去。等我终于留意到了时，一切，已经不再。只有那黄豆眼里的泪花，千斤万斤重地提醒说，看看吧，记住吧，我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

是的，由不得我愿是不愿，我的将来就是那个样子，确切地说，我灵魂的居所，将来就是那个样子——外祖母现在的样子。

那么，在当下，此刻，我的居所真的完好无损吗？当然不是。我再仔细观察，肌肤的确不错，但裸露的部分已经有了色斑，额头不经意间看到皱纹，岁月在上面留下画痕；头上长发早已不再，多年来总是短发示人，原因是嫌它长得太慢；眼神不再单纯，除了知性和自信，还有经过一些世事后的沧桑。口腔里有一颗牙，一年前出现了一个洞。

漏风漏雨了吧，这居所已经开始？

那么灵魂呢？她还年轻着吧。是的，她年轻，认识她的人说她比她的居所

年轻有五岁，她也认可这种说法。但这又怎么样？我写小说，写到修车，就羞羞答答问家人，小汽车有几个轮子？写到月亮，就漫不经心问同事，月亮是从东边升起还是从西边升起？

笨透了不是？我已经，灵光不再。

哦，一个人的老去原来不是轰然一声的，它是慢慢的，寂无声息的，连贯的，不由自主的，点点滴滴的，须得暂时停下往前的步子，才能看得到。

心思再细密些的，甚至于听得到。

天，我们从岁月那头揣过来的青春肌体，我们东奔西忙喂吃喂喝伺候着的亮丽居所，却总是自顾自地一步步弃我们而去，能甘心吗，我们？

七

外祖母是不甘心的。这从她最初对待拐杖的态度可见一斑。她不愿看到更不愿听到自己的老去。

那次她八十岁生日，祖孙四代围了两桌。她心情爽透了，吹生日蜡烛时她朗朗地，半是期待半是叮嘱地说，我还年轻着呐，九十岁时我要更大的蛋糕，一百岁时，我还要自己吹生日蜡烛。

如果你由此认定我外祖母是个多言的村姬，错了！她从来都是一个寡言女子。但在自己的寿命问题上，她必须郑重发言，那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含糊不得。

她很清楚这一点。

我也很清楚这一点。我记得那回在外祖母的乐观期许下，我很不人道地想的是：九十岁时，您老还能在吗？请原谅我这豁达的悲观。

后来的日子，外祖母在这种生命态度指导下，尴尬地活在了等待终老的门槛内外。

一方面，她加紧了对身后事的操办。“老屋”（乡下对寿棺的俗称）是五十几岁就弄好了的，但“灯芯草”（乡下老人过世后用来垫棺用）现在不好弄了，姨娘好不容易弄了几次，她总是嫌少，怕到那边去“困不舒服”。那寿衣寿被也是有讲究的，只能单数不能双数。和村里的老太太坐一块儿，这些都是聊天的重要内容。哪个置办好了，全了，那是真让人羡慕得紧。终于有一天，外祖母对这些都满意了，每回母亲和姨娘回去，她就装作不经意地小声说，在我床边第二个箱子里头哈。问什么在箱子里？她含糊地答，那些东西嘛。

另一方面，外祖母本能地抗拒着终老的到来。她总是抱怨自己腿脚不便，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力气没早几年够用了，手脚总是打软。说完她就说自己是生什么病了，希望儿女们能送自己去治病。她说这些的时候，可是轻言细语的。一辈子，她极少大声说话。这点，她没变。变得是唠叨了。唠叨的主题是自己的健康。日子久了，儿女们不胜其烦，皱着眉说，你哪有咋个病嘛，是老得这个样子，老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嘛。外祖母听不得老，一听就炸开了嗓门，突兀地叫，老老老，什么老，我比隔壁秋生他娘还年轻几岁的，咋个人家就比我



好呢？咋个人家就吃得行得歇得睡得呢？叫完又戛然而止，回到沉默。

儿女们回报她的是更大的沉默。

外祖母眼里头只有比她岁数大却不显老的，她看不到那些比她小，却早已死去骨头在土里都打了鼓的。

我的亲人们都在背后这样说。

我却心疼得紧，我晓得这是一个风烛残年的生命对人世的必然留恋，我晓得外祖母其实是怕死。谁不怕死呢？

我安慰不了她，安慰不了一颗孤独地将要终老的灵魂。我甚至，听着她突兀的喊叫而疼得安慰不了自己。最要命的是，我知道，从此我更不能期望来自外祖母的慰藉。

八

但是，在我的生命旅途上，外祖母给予我的慰藉，却是岁月不能湮灭的。

我小时候大概是调皮得过分的，以致我的父亲总是难以容忍——他免不了有要把我拎到水塘里淹死的行为。被父亲拎在手上的恐惧这真是很难启齿的感受——我想世界末日不过如此吧。而这样的惊惧总是由我的外祖母，一个小脚女人来抚平。她总是在我落水前及时赶到，难得地要一次岳母娘的威风——她尖叫着冲过来抢下我，然后对着女婿喊，你要浸死她不如先浸死我好了。

我当时是那样小，小到根本不晓得外祖母意味着什么，我甚至于搞不清她和母亲的关系。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反正我犯事后，总是于世间有了一个呵护吧？平日里外祖母并不住我家的，所以我眼里的“外婆”是个陌生人，我总是糊里糊涂地琢磨，怎么生命里凭空就有了个“外婆”？总之我对于她在情感上是怯怯的，我连她递过来的米果子都不敢吃。她一定要塞过来我就哇哇大哭。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反正我被拎着往水塘里去的时候，惟一盼望听到的，就是这个还陌生的她的大呼小叫。也只有她能这样失态地呼叫而来。

太奇怪了，为什么全村只有这个女人敢来救我呢？

我太小，不解世事，不能掂出血亲生命关联的力量。其实这种力量太过强大，以至于我们要在人世间花太长的时间，走太长的路才称量得出来。

我恋爱了，遭遇到强大阻力。我愁眉苦脸，以泪洗面，想找个地方哭泣，想来想去只有外祖母家。我背起包去了。

我无助地望着外祖母，不说话，只流泪。外祖母慈爱地望着我，抚着我的手，也不说话，好半天一声轻喊“好崽”，温温暖暖地，就把我心中积郁的冰霜全化了。她没文化，不会讲太多的话，只会喊“好崽”。两个字，那热力却胜过太阳。

那段日子，外祖母的亲唤成了我恋爱胜利的动力源泉。

我就这么跌跌撞撞地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成人了。终于，我的生命强大起来，不再有需要外祖母慰藉的时候。由于文化的差异，成人后的我不自觉地把

寻求慰藉转向了其他生命。我总是藉着别生命来依恋这个世界。父母,男人,孩子,朋友。没有外祖母。

我在精神上把外祖母开除了。一个生命强大起来,另一个生命衰零下去。这就是代谢。外祖母在我的世界里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寂然的背影让我偶尔回望……

现在,当我反过来想给外祖母慰藉却无法给予时(死神的力量是那样蛮横无敌,以至于生命相互间束手无策只能茫然相对),却悲哀地发现,其实我后来得到过的任何慰藉,都不曾有外祖母给予过的那样温暖强大,刻骨铭心。这个世界,有些体验原是无法重复的。

看着在屋门前木然枯坐,打发一天又一天残余光景的外祖母,宿命般的,一种薄凉渐渐弥漫周身:从前那像冰雪中的火炉般的慰藉,今生今世,我是无法再拥有了。而且,我的生命注定也会有一段慰藉不再,寂然走过的日子。

我们谁也逃不过那段日子。

好在,我有幸得到过。

九

终于有一天,秋天,一个太阳缱绻的日子,外祖母承认自己曾经是怕死的了。

没人注意到,外祖母是何时起不再唠叨了,她总是沉沉默默的,沉在一种谁也猜不透的安静里。这是一种独立遗世的状态,屈服于躯体衰败的外祖母无可奈何地退出了俗常的生活。猪草剥不动了,衣服洗不动了,扫帚拿不稳了,屋门也出不去了。她的时光因为空无内容而显得漫长空虚,她颠颠倒倒总是搞不清早饭和晚饭的时间。她存在着,但她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周围其他生命的空间里已经没有她的位置,谁也不再有需要她的时候,就连她的女儿,也麻木地说,她是过得一天是一天了。每一个后代来到跟前,她照样喃喃地喊得出名字,她从不会像有些老人一样会搞错他们。但喊完名字后她期许中的天伦之乐没有出现,他们望着她,怜悯地喊一声“外婆”就离开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世界。只把一个老人抛在时光的角落里,任由死神在她耳边呢喃不断。

外祖母就在这安静中获得了大智慧。她的躯壳是安静的,但她的心神却总是在忙于考虑死神的提问,不曾安静。

她找到了答案。

有一天,外祖母把我母亲喊到身边,喃喃地说,早几年里我的确对那个事是有怕的,但而今我不怕了,而今我想通了。这就好比是来做了一回客,迟早是要回去的,这样动不得了,还不如早回去好了。省得给你们添麻烦。

面对躯体的困扰,外祖母不想再折腾了,她平和下来,无奈地道出这样的话。我听来如释重负,我不怕外祖母的放弃,我最怕的是外祖母的不甘心,心不甘不了就是苦的,我不忍她末了揣着苦涩离世。



获奖作品

7

<<

老舍

谁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谁都担心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去年冬天奇冷,我的亲人担心她熬不过去,她挺过来了。今年夏天奇热,我的亲人又担心她熬不过去,她又挺过来了。但秋天来到的时候,外祖母突然说她想通了。

外祖母的心平气和让我想要流泪。无力守住亲人生命的哀伤在心头萦绕不散。为什么我们深爱着的人,同时也就是离去的人?想回老家拥住外祖母大哭一场,却又生怕吓着老人。做梦最怕梦见她,因为有说法,梦都是反着来做的。

外祖母已经连起床都很困难了。每天早上要在床上来回滚动,挣几个回合才能攒劲起来。身上没了血肉,没有热量,怕冷,穿了很多衣服,偏襟盘扣根本扣不上,手上没力气,够不过去。舅舅承担了给她睡前醒后脱衣穿衣的任务。村里人都说,这个老人最后就是老死去的,她太老了。

母亲跑去说,你起不得床早上就多睡一会儿。外祖母不答应,嘟嘟囔囔还嘴说,不行,我一定要每天下力坚持起来,不然的话,也许就瘫在铺上起不得了。那多麻烦,害你们呢。

澡还是要洗的,这个活儿由我母亲承当。把她抱到澡盆子里,然后回避,因为当娘的怕羞,死活不让女儿看到油尽灯枯的躯体。不,是躯壳。

也许这是一个老女人能够守住的最后一点尊严了?

外祖母为这点尊严付出了代价。她在澡盆子里滑了一跤,额上跌出一个大包,腰部也挫伤了。

这样,她可怜巴巴地躺在床上几十天都动弹不得,她喃喃细语问旁人:咋个搞的,还真是不经摔了?

十

罗丹有具泥塑《丑之美》/《美丽的老宫女》,把衰老表现得哀艳、惨痛而残酷。罗丹说,“在自然中公认为丑的事物在艺术中可以成为至美”。对此说法,当我用写作者的眼睛看世界时,我认同。把视野收小来,当我用外孙女的眼睛看外祖母时,我无法认同。

活生生地面对一个亲人的老丑零落,有什么美感可言呢?毫不客气地说,我最怕看到外祖母傻木木地坐在屋门口的样子了,那副样子总容易让我生出声讨人生意义的莫名哀伤,看多了,就连哀伤也没了,空惆怅……

我必须分身出来,以一个写作者的姿态追问外祖母的人生意义。苦于外祖母的不善言谈,我的追问也是寂然无声的。我总是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她总是坐在我对面,也一言不发。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与一个寂然衰零的女子,就那么坐着,没有一句对话。像一株花树上次第排列的两朵花儿,一朵开着,一朵谢了。这开着的看到那落红的凄艳,悲切地想,有什么意义呢?她把谢幕的时间拉得太长了,长到人生舞台上的春欢秋悲,竟已在时间的卷帘后模糊一片……